



短暂的相聚

□ 张长国

特许向家打个电话，但那边却显示手机关机。这更让他心里惴惴不安。半夜里，紧急集合号响了，全连的人员都到了操场上，连长传达命令，上级要他们紧急驰援灾区。

军车如绿色的长龙般连夜向灾区疾驰，天明了，从公路上看去，黄乎乎的积水越来越多，证明他们离灾区越来越近了。最后，水淹没了公路，刘峰他们不得不下车集合。在下车的空当里，刘峰向周围观察了一下，一块路牌在积水中晃晃荡荡，上面的字让他顿时激动起来：“到家了！”这个地方离他家只有二十多里路，心急如焚的他多想回家看看，但还是强忍住了。在当地干部和民兵的带领下，他们乘坐冲锋舟到灾区里寻找被困的村民。刘峰和两个战友穿上橙色的救生衣，登上一艘冲锋舟，当地的一名干部带路，向一处村落进发。听村干部介绍，这次水来得急，电力全部中断了，信号也不通，因此，被围困的村民也不少。听着介绍，刘峰他们到了一处村庄，不少村民在二层的楼房上向他们招手。冲锋舟劈开浑浊的水面，停靠在一处房屋前，刘峰和战友们先把老人、母亲和孩子接到冲锋舟上，然后再一次次送到安全的地方。

刘峰的家乡在江南的一处水乡，在历史上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。风吹稻花香两岸，傍晚归来鱼满筐是他家乡的写照。但是，为了心中绿色的梦想，他大学毕业后，并没有去四处投简历找工作。

七月的雨

□ 许素蕴

七月的雨最多情
她以浪漫的情怀拥抱夏天
于是荷花开
洁白的茉莉花芬芳醉人
火红的月季花笑得好甜蜜

七月的雨最纯洁
她洗刷了所有的雾霾
让天空更加蔚蓝
花草更加芳香
蝉鸣更加清脆
人的心灵更洁净
梦想更美好

花开半夏

□ 姚海霞

一朵接着一朵
如我的心事，摇曳在季节的枝头
任凭风吹雨打
只是安静地开着

不知不觉，花开半夏
人也已到中年
而我更急切地想要掏出体内的
蝉鸣、欲火

然后等待母亲
唤回那个，已出走半生的
乳名

长河

浪花

前些日子，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。安徽王家坝的一位老人，弥留之际想回家看看，奈何洪水滔滔，便求助于消防员。经过一个小时的水路，才回到了蓄洪区的家里。消防员小心地把老人抬到了床上。据悉，当天下午，老人静静地离开了人间。

落叶归根，作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信念，深深触动了所有观看视频的人。“故土难离，落叶归根”，评论区里，满是“泪目”的表情。

我很难想象老人当时的情绪。当生命所剩无几，对尘世唯一的留恋便只剩下故土了。虽然不是树，但他却能鲜明地感知自己的根，始终扎在那方土地上。在家里告别人间，成了最后的体面。回家，是心愿，更是执念。它没有原因，却是可以让人拼尽所有的原因。为此，他奋不顾身，甘愿熬过一路的颠簸疲顿，直到躺在老家的床上，才安然散尽最后的力气，合上了眼。

这种情况，

我也曾感受一二。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对故乡的概念并不清晰，常年在外奔波，客居他乡的时间甚至比在老家生活的时间还长。但依旧能感同身受，因为这是传承在文化基因里的，是铭刻在中华血脉里的。所以，我们或许不能窥得它的全貌，但也能时常收到来自它的一瞥。

坐在列车上，回想老家，总会想起门前的草垛和一方小池塘。那是组成童年的主要元素，也是故土的典型意象，里面藏满了我如今丢失的回忆和心绪。那时候，我们无忧无虑，不停地接受爱，却总是忽视爱。而如今，只剩下一些空荡荡的名字，风中，早已没有了呼唤。

几十年没有回老家了，不知道它们还在不在。当我老了之后，一定会重回老家，可那时再与它们相见，又该是什么样的心情？而当我再走进老屋中，恐怕已经抬不起头了吧——两眼流泪，咳

落叶归根

□ 仇士鹏

是时间的永恒与个体的渺小间对生命圆满的实现。年少时一定要离开的地方，却是年老后一定要回来的远方。在故乡，在老屋里，把时间挡在门外，让童年回归，那些伤感的、悔恨的、喜庆的、平淡的回忆，无论结果，无论缘起，那时只要再看一眼，便都可得以释怀。天大地大，只有故乡才能容许我们满身的伤痕和一生的遗憾，只有老屋能够承载一个人的诞生、成长与逝去。

落叶归根，让老人与童年形成闭环，让人生圆满地结束。

落叶归根，泥土里，微笑与泪水没过了一生。

落叶归根，我们便与天地、与时间、与逝去的所有同在，长存。

陶虽不精美、不华丽，但它是一代又一代乡村男人的胜利品。他们把这些暗红或深褐色的杰作捧给自己的女人，就捧出了既往的消磨的日子，捧出了渺小的愿望和对生活的憧憬。他们不企求自己如何的荣华富贵，只求生活中有着某种永恒的、贴心的温度。这温度，只有陶能给予。一代又一代的乡间女人，通过陶罐把生鲜的食品储藏起来，然后撒下一把盐，封存。日升了，月落了，在某个饥饿的日子，当身为女人的女人打开陶盖，一股清香的气息扑来。这是时间的芳香，是母亲特有的味道，它哺育着生命，让人类生生不息。

没有什么比陶更安于呆在乡村的一角，它们沉默，在世事中不争辩。自从出品的那一刻起，它就属于乡村，属于女人，属于柴米油盐的日子。它点燃了民间的故事，又熄灭了人们的百态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祖母把一些洗净的鸭蛋擦干，逐一放进一个陶罐里。在门后的我看到了这一幕，便好奇地问祖母：“这些大鸭蛋为什么不吃给我吃呀？”祖母笑了笑，她向我讲述了一个有关陶的故事，她说昨晚梦见了陶神，陶神向我们讨借鸭蛋，并表示二十天后归还给我们家。如果不借，陶神将会放出一条蛇，跟随在我

的身后。祖母叫我在二十天之内不能打开陶罐盖，否则陶神会不高兴。我是多么想探究这其中的秘密呵！但我不敢打开它，因为我怕蛇。我只得远远地看着，等待着最后一天的到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终于等到第二十天，我兴奋地踮着脚尖，用脏兮兮的小手，捧起放在高处的陶罐，一声脆响，破碎的陶片连同光溢彩的蛋黄撒落一地。事隔多年，我才知道那是祖母为了腌渍好咸鸭蛋而编出的一个传说，她用文化的元素紧紧地揪住着我好奇心，克制住一个荒年孩子内心的食物欲。

那个陶罐据说是我的祖父的祖父母手



游七彩丹霞观壮丽景色

□ 魏建国

早就对张掖的丹霞地貌向往已久，7月中旬终于成行。

张掖以“张国臂掖，以通西域”而得名，古称“甘州”。位于中国甘肃省西北部，河西走廊中段。张掖的景点比较多，最著名的就是丹霞国家地质公园。

公园地处祁连山北麓，位于张掖市临泽县城以南30公里处的七彩镇，是国内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复合区。这里的丹霞地貌面积大，发育好，造型丰富，是中国彩色丹霞的典型代表。2005年，张掖丹霞被列为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，并被公认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。

20日一早，我们乘坐的大巴车沿丹霞大道前行，来到景区北大门。进入园内，一墩花岗岩巨石映入我们的眼帘，上刻：中国彩虹山张掖七彩丹霞。园内共设四个观光站，乘客乘坐园内环保公交车依次游览。

来到第一站，我们就被那神奇的景色所震撼。

七彩丹霞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自然风景区，主要由红色砾石、砂岩和泥岩组成，有明显的干旱、半干旱气候的印迹，以交错层理、四壁陡峭、垂直节理、色彩斑斓而神奇。集广东丹霞的悬崖峭壁、峰林石柱的奇、险、美，还兼有新疆五彩城的色彩斑斓于一体。

七彩丹霞有多美，不用多说，姜文的电影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中，红色丹霞的光影衬得疯狂犹如在一个如魔如幻的梦境。还有张艺谋拍摄的《三枪拍案惊奇》电影，用自己的镜头给丹霞打了个广告。

正当晨曦，站在景区游客区域处远眺丹霞时，受流水作用或有机质沉淀，被染成片片黛青色、暗褐色、丹红色的山石开始变换颜色，似披上了五彩霓裳。

放眼望去，一座座小山丘像波浪一样连绵不断，山体色彩交织，蓝的、红的、白的、紫的、黄的、青的，一圈又一圈套在底色。怪石如林，变化万千，七彩丹霞因奇特而美丽。

仔细观赏，此处的地貌宛如上帝打翻了的调色盘。暗红、草木绿、芥末黄、浅月牙白、青灰、星空灰等鲜艳色彩，让人仿佛置身于色彩的童话世界。

沿着行车道，两侧的围栏告诉我们不可进入，以保护景观。逆光下群山的色彩有些暗淡，但仍不失神韵。

沿步道爬上山坡，眼前的“彩虹”波浪向东延展而去。迷人的色彩顺着山势起伏，如置身于滔滔的彩色波浪中，层叠起伏的丘陵被五彩的色带层层覆盖，阳光照耀下，灿若明霞。彩漫群山，美得无与伦比！

第二站下车后还要爬山，山顶上有一个很大的平台，欣赏着四个方向的不同景致。向东而望，层层叠叠，白色、黄色、淡绿色、绛紫色……到底有多少色彩也数不清。观景平台打造得很有创意，全部走道和平台都是用木板制成，对山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。

行车道沿着山沟蜿蜒曲折。来到第三站，这儿的风景更加令人叹奇！这座山被称为“丝绸天路”。不同色彩排列着从山顶斜插山脚，宛若美丽的锦缎一般。

转身而望，色彩更加斑斓，赭红色中夹杂着淡蓝色。只见那淡蓝色之间还有几处孔雀蓝，色调有些冷，不过倒是很有特色。

这儿的色彩层次分明，节理清晰，让你感觉它们是雕塑大师的艺术杰作，但无一不是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第四站也有一个观景台，这儿的游客很多，为保证安全，上山需要排队，有保安员控制着山上的游客数量，下来一批人，再放行一批上山的游客。

排队之际也是观景的好时机。太阳升高了，无比斑斓的色彩开始让人们眩晕。层叠起伏的丘陵被五彩的色带层层覆盖，就像傍晚日落西山时的火烧云，宛若上帝掉在人间的调色盘。

远观这片丹霞地貌，气势磅礴，场面壮观，造型奇特，色彩斑斓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灿烂秀美的自然风光，勾勒成一幅独具西部特色的绚丽画卷，雄浑与清丽的七彩丹霞，让我如此眷恋不舍，真希望那种令人惊艳的美永远停留在时光里。

走出景区大门，太阳的光洒在地上，映在空中，仿佛是刚刚看过一场震撼人心的演唱会。

人在旅途



曹风

向阳花开

李京光 摄

寨子里的石牌坊

□ 李学民 常云辉

座贞节坊，它横跨南北大街之上。该牌坊为青石建造，采用圆雕、透雕、浮雕、线刻相结合的技法通体雕刻，高约三丈余，宽约三丈，四柱三间三楼式，歇山顶。正间檐下六朵斗拱，次间上下各三朵斗拱。正间正上檐下镶嵌着竖立的乾隆御书“圣旨”牌匾，匾下两横梁间镌刻着“贞节可嘉”字样，笔力苍健，雄伟深厚。正间宽约一丈二尺余，作为大道可供人马车辆通行，两边两个侧间约五尺余，可供人和单车通行。据老人说，过去下九流的人不能走中间，只能走两边的侧间。八只石狮分别在四个

我一直认为陶是醒着的，即使千年之前被埋进万丈尘土之中，千年之后重见天日，它仍然豁着嘴，倾吐自己曾经见证过的烟火日月。人世间争夺之声太大了，世俗的嘈杂遮蔽了陶的话音。人类的耳朵，被物欲牵扯，听不见火烧泥土后形成的陶发出的永恒的声响。每每陶以文物的方式出土时，人们便站在一旁，唏嘘不已，然后踮起脚尖，沿着陶指引的方向眺望。眺望那些逝去的岁月，那些远去的王朝。而此刻的陶，放去岁月的焦灼与慌乱，如一位脱光了牙的长者，豁着嘴将一段远古的文明娓娓道来。

翻开岁月的典籍，历史的青烟在册页里升腾，不难想象，在那些战乱的年代，抑或是短暂的和平时期，困苦的黎民百姓，即使收获时节，手捧到的也是少得可怜的五谷杂粮。他们还要克制自己的食欲，想节省一点，再节省一点，然后把这些五谷杂粮聚集在一起，留待以后慢慢消费，以打发往后不断延续的日子。这些积累起来的食物，找一个什么器皿盛放呢？他们低头思索想去，终于打起了脚下泥土的主意。他们把泥土盘来盘去，直到盛成一件自己如意的圆圆小口、圆鼓鼓腰身、厚厚底儿的陶泥坯，然后架炉，生火，煅烧——陶被制出。也许世间第一件陶被制出是在某一个黄昏，因为陶里收藏的，总是那么一点点光亮，就像天黑前残剩的不多的日光。掀开陶盖，我们常常伸长脖子，朝里细看，寻找那些快要见底的东西。

陶虽不精美、不华丽，但它是一代又一代乡村男人的胜利品。他们把这些暗红或深褐色的杰作捧给自己的女人，就捧出了既往的消磨的日子，捧出了渺小的愿望和对生活的憧憬。他们不企求自己如何的荣华富贵，只求生活中有着某种永恒的、贴心的温度。这温度，只有陶能给予。一代又一代的乡间女人，通过陶罐把生鲜的食品储藏起来，然后撒下一把盐，封存。日升了，月落了，在某个饥饿的日子，当身为女人的女人打开陶盖，一股清香的气息扑来。这是时间的芳香，是母亲特有的味道，它哺育着生命，让人类生生不息。

醒着的陶

□ 石泽丰



烧制的，前后经历了五代人，也许是因为它走得太累了吧？它破碎在我的手中。由此，我想到几千年前的陶，它们紧贴在乡村的怀里，不愿离开。哪怕是老屋倒了，村庄灭了，它也要与它们在一起，蛰伏在泥土中，紧裹着某种文化，神秘地游走在漫长的隧道里。

心香一瓣

